小河上的往事

曾庆棠

岁月悠悠

家乡的那条小河，曾带给我年少时说不完的快活。虽有苦，但更多的是乐。

（一）

小河从村子东南面的源头乌龙洞沟一路欢欢畅畅地流来，经过我家前方的梯田，然后顺着我上学的小路往西北而去。很多时候，清悠悠的河水“哗啦啦”地响，总像吟唱着轻盈盈的歌谣，让人的心情格外快乐。

当然，小河也有发脾气的时候，逢到桃花汛特别是入汛的日子，大雨连降，山洪涌下，小河陡然就发威了。沿河两岸被卷走的庄稼菜秧等物漂满河面，平时过河的“石步子”早被淹没不见了，离学校最远的3个生产队的同学，上学路上要3次经过弯来绕去的河，眼看过不去，我们只好绕着河埂或田埂走。绕行时得格外小心，稍不留意就被河埂或田埂上的毛刺枝子刺伤了脚，时不时地会听到有的同学被扎得“哎哟”“哎哟”地叫唤，引来同伴的一阵阵笑声。那些干脆脱掉鞋、裤▮水过河的，一般都是泼皮些的男生，除了不怕冷以外，还得会在河中善于配合、相互照应。但有时候，也有个别捣蛋的家伙故意弄出洋相来，记得有一天，我和3个同学在上学途中过河，临近河岸时，李大嘴被挽胳膊的同学拽猛了劲儿，书包掉到了河里，顿时，李大嘴没顾上穿裤子就哭开了，我们几个都在一边哈哈大笑。事有凑巧，不远处有个赶河捞鱼的大人，他眼尖手快，用网把书包捞了上来。

（二）

那时候，乡民喜欢在河水落差较大的地方打上坝埂拦水，用来洗衣洗澡，或引灌庄稼田地。一个夏日的中午，我放学回家，途经熊大庄西边的河段，看到坝口过水处的石板上现出青青的绿苔，一股清凉之意立刻扑面而来，已热得冒汗的我，先掬起两捧清水“咕咕”地喝下肚，还觉得不过瘾，又光着脚往青石板上踏去。心里正想着凉快舒坦呢，谁知那青石板上的绿苔特别滑溜，压根儿不能立足，整个人滑翻到了河坝下的水潭里，把潭水击起丈把高。好在河潭不深，那会儿我反应得还算快，一转身就爬了上来。嗨，这下子可让旁边的几个同学幸灾乐祸了，他们一个个笑得直不起身。我见有人指我的身后，便不由得往屁股上一摸，发现自己的裤子被拦坝的树桩挂破了一个大口子。我这个落汤鸡尴尬极了，屁股上又生疼，时而回头瞅瞅，自觉好笑，又心里害怕，怕回到家挨大人的打（因为衣裳破了），而我越是这样，同学们越是笑个不止……

（三）

小河，欢欢地流淌。

时光，匆匆地走过。

我的初小阶段跳过一个年级，只读了3年，在往公社驻地的沙河小学就读高小的时候，我只能早出晚归，往返走十六七里路。一个初冬的星期六下午，学校放学早，我和另一位同学跑在最前面，到了离家不远的小河边，西山的日头还有半竿高。突然，我看见对面河沿的木桩上扒着一溜儿小碗口大的甲鱼，仍在太阳下晒盖，待人走到近前，那些小家伙儿纷纷往河里钻。恰在这时，几十米外走来了当地有名的张黑脸，他特会抓鱼摸虾。我们立即告诉他：“刚才看到河里有甲鱼，就在那儿！”只见他手握渔叉，穿着长筒胶靴走入河中，往河滩下一阵鼓捣，也就一袋烟的工夫，张黑脸果然叉住了5只甲鱼。他朝我们憨厚地笑笑，拔起河边的荆草，给我和另一位同学每人拴了一只甲鱼说：“这是发给你们的奖！”回到家里，母亲问清情况后，忙不迭地接过甲鱼，把它破洗一番，加入油盐香葱，用两三片肥厚的青菜叶一裹一扎，放进锅灶下的柴火灰里烧着。大约半个钟头后，母亲用火钳夹出烧物，打开包裹的菜叶，一股香喷喷的味道便弥散开来，我和二弟一同分享了甲鱼的美味。自然，这也成了我记忆中最香纯的美食之一。

上班的感觉

王西亮

中山茶座

“上班”，在现代汉语意义上，是一个名动词组。两个普通的汉字，不同的人总能读出不同寻常的感觉和味道。

班，本意是次序，后引伸为单位、组织之意，成语“按部就班”中的“班”即属此例。自古至今，上班，即是一个人身处内外体制的明证，也从另一个角度释放着社会分工和等级地位的信息。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就开始有了阶级和等次之分，衣有二五八色，人分三六九等，封土建国，秩序井然。一个自然人只有进入国家体制内，才可编入相对稳定的组织或单位，才有“班”可上。如在历朝历代的封建朝廷之上，文武百官、王侯将相每日晨起上班为“上朝”，普通官吏上班是应卯、画卯，即受值日长官的点卯，相当于今天的签到和点名。至于编入保甲或其他形式的管理结构中的普通草民们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叫干活、劳动。尤其滥觞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形成之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一考定终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非金榜题名者，就无缘也无资格去上朝廷之“班”，去州府县衙“应卯”和被“点卯”。

白驹过隙，时光如梭。一回首，笔者已经上班30多年，记得1980年参加高考，因以近于本科分数线之成绩却被一所中师录取而生“复读”之念，但师长们和诸亲朋纷纷以“好不容易拿了‘红粮本’，跳了‘龙’（农）门，绝不可丧失良机，否则，一辈子后悔莫及”等充分理由极力劝说，于是，我背负亲情托付，怀揣迷茫不安，走进了信阳师范学校。自此之后，从校园三尺讲台到县乡广阔天地，从中学教员到乡党委书记，直至市委机关的一名公务人员，转眼间就是大半生过去了。漫漫人生路，风雨写春秋，个中多少次爬坡过坎，多少酸甜苦辣，实在是只能意会、无法言传。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一种大智慧、高境界，凡夫俗子是断然学不好、亦做不好范仲淹之先贤模样。平日里，人世间的磕磕绊绊，人情中的乍暖还寒，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仕途中的沟沟坎坎，每每总在左右着一颗肉胎凡心：逢秋悲寂寥，叹叶落花谢；春来爱百草，心潮逐浪高。怀人伤事，总免不了感悲欢、忧浮沉，少有心如止水之时，这正是心中染尘、灵魂不宁的写照，也是圣者与常人的区别。但不管如何，我还是怀念着抛洒了无数汗水、寄托着百千苦乐、留下了深深浅浅脚印的那条谓之“人生苦旅”的路途，深爱着自己所从事的每一份工作，尽管这工作中常有不如意、不顺心处，但每每还是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之箴言聊以慰藉。

俄国人高尔基说：“工作愉快，人生便是天堂；工作痛苦，人生便是地狱。”笔者不能脱俗，自然对此深有同感。工作数十年间，所思所想无非两种心绪——工作压力大、任务重时，心绪不宁，感事伤怀，就总会想起生活中的许多堵心事、社会上的许多不平事，百愁千结，情郁于中，抬头望空中，满天乌云，星月无色，秋声袭人，霜重雪冷。而每当完成了一些压在心头多日的繁重任务，处理好一连串的棘手事，就不由得心花怒放，和风拂面，春光明媚，秋月冬云，皆入画中。这正如《岳阳楼记》所表述的，在不同的环境里登上岳阳楼，所看景色、所生情感迥然有异。

行文至此，忽然记起某个有心人计算过人一生的上班时间。每个人每天都拥有24小时、1440分钟的时间，如果一个人可以活到80岁，除去20岁以前和60岁以后的40年，一生真正能上班的时间只有40年，而40年在每天的分配是这样的：床上：8小时，13.3年；餐桌上：2.5小时，4.2年；路上：1.5小时，2.5年；接打电话：1小时，1.7年；看电视、微信、上网：3小时，5年；看书报、休假：3小时，5年；洗刷、洗浴：1小时，1.7年；上班：仅剩下2小时。这样算来，40年中一个人的精力只有不到3.5年时间能全部用于上班之中。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人生上班时间如此短暂。当然，这个对工作时间的算法和上班概念的认定是否科学，应当见仁见智，但仔细琢磨，除了吃饭休息，人生真正用于工作的时间确实要大打折扣。因此，无论是什么人，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有一个体制内的岗位，能够每天早出晚归地去上班，应该说是一大幸事。要知道，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每天该有多少人在找工作，尽管当今人们对“工作”的概念早已经与传统不同，甚至颠覆了传统，但有生之年，有工可做，有班可上，应当是一种福分，应当倍加珍惜！还是那句老话：工作着是美丽的！

舌尖上的端午

李颂颂

端午将至，漫步于街上，随处飘来清香粽子的诱人味道沁人心脾。在端午节，人们除保留吃粽子的习惯外，还要延续由来已久的民间食俗。江西的茶蛋、福建的煎堆、甘肃的面扇子、陕西的臊子面……于花样繁多的端午美食中品尝传统节日的味道，无疑是一种幸福愉快的体验。

在杭州，我曾吃过一种口味独特的干烧黄鱼。杭州人将农历五月称为“五黄”月，特别是在端午节这天，家家户户都有吃“五黄”的习俗。“五黄”是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和雄黄酒的总称，其中，我最喜欢吃干烧黄鱼。将黄鱼去掉鳞片和内脏，并清洗干净，在其表面交错切叉形花刀，热锅下油，将黄鱼煎炸至两面金黄时捞出。再重新下油，放入五花肉小火慢煎，佐以葱、姜、蒜、笋、香菇、豆瓣酱，至炒出香味时，加清水和其他调料大火烧开，然后放入煎好的黄鱼，用小火慢焖，直至锅内水分只剩下少量的汤汁。做好的干烧黄鱼不仅色泽诱人，味道绝美，而且营养价值高，有健脾升胃、益气填精的功效。

我的朋友在延边读大学时，曾给我寄过一种朝鲜族的风味小吃——打糕。朝鲜族历来把打糕当作节日里的上等美味。端午节前夕，将糯米洗净，冷水中浸泡后煮熟，然后将糯米饭盛于木槽内，用蘸水的长柄木锤反复敲打成黏面，即为打糕。打糕的制作方法虽然与年糕、糯米果、糍粑相似，口味却大不相同。食用时，用刀将打糕切块，蘸上豆面、白糖或者蜂蜜，口感糯软粘柔，味道芳香浓郁。打糕黏性强，耐饥饿，深受朝鲜族人民的喜爱，并逐渐成为延边当地四季皆宜的风味名吃。

在我的家乡潍坊，有一个著名的产酒小镇叫景芝镇。在景芝镇，端午节吃绿豆饼的食俗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心思细腻的景芝人似乎有意将绿豆饼当作一件艺术品去雕琢。挑选圆润饱满的绿豆煮熟晾干，经去皮、磨细、加糖调匀后，再用铜铲均匀压平，用刀切成大小适宜的方形，最后封锅蒸熟，即成美味的绿豆糕。蒸好的绿豆糕淡黄松软，入口即化，是清新爽口的消暑小食。方方正正的绿豆糕，是端午节满足孩子和招待宾客所必不可少之物，并伴随着节日的欢声笑语，将景芝人的饮食生活演绎得活色生香。值得一提的是，绿豆糕的“糕”与“高”谐音，有“步步高升”的美好寓意。

挂出幸福　　肖乃宝　摄

汤泉池

——写在抗战胜利70周年

程永康

好似一面平静的镜子
镶在大别山腹地深处
照出蓝天白云水中飘荡
照出月落波心一颗明珠
寒冬腊月
热气氤氲
驱走严寒
倍感春的祝福
春暖花开
成双结对的蝴蝶
围绕馨香四溢的池畔
翩翩起舞
流连忘返的游人
在这赏花观景
景色宜人
胜似画图
泡温泉的人们
在这沐浴月色星光
星光灿烂
点亮银花火树
虽没波涛大海壮观
也没银帘瀑布夺目
但泉水源远流长
凝聚着军民浓浓情愫
流进我的心坎
激荡我的肺腑
我仿佛望见刘邓大军
千里跃进大别山
在这里站岗、放哨
在这里警卫、守护
抗战胜利的那一刻
山乡民众在这里
拍水花
打水鼓
打得山摇地动
打得眉飞色舞
军队将士在这里
痛痛快快
洗心濯足
洗去腥风血雨
濯去欺负凌辱
当年纷飞的弹壳
化成了新的雨露
于是，万里山河
才生机盎然，，如火如荼
于是，千沟万壑
才温汤涌流，再不干枯
是啊
这里的山水都知道
这里的草木记得住
环抱汤泉池的
是峰峦叠翠的繁茂意志
托举汤泉池的
是大别山的红色热土

沁园春

端午有感

杨富斌

春夏交替，粽叶飘香，端午将至。望泖河两岸，山清水秀，稻田新绿；柳树依依，莺飞草长，百鸟争啼，好一派豫南风光。亲曾见，是江南水乡，黄山灵秀。

年少离开故土，忆往昔，打拼真艰辛。叹岁月无情，青春已逝，年届天命；朱颜变尽，功名未立，壮心不已，恰逢盛世再努力。问明天，柳树为谁春？更待后生。

时光永不生锈（上）

胡亚才

开卷有益

又到了收官之时。

那天是周日。午后，气势汹汹的雾霾南下至信阳已成强弩之末，窗外，天空依然明亮，百花园的上空氤氲着瑞气与祥和，本是二十四节气之小雪，却不见严峻的影子，更未闻寒冷的气息，在一身金黄的银杏树高高的枝头上，三只鸟亭亭玉立。室内，温青、夏吉玲、李柏林、于吉娟、詹丽、易荣荣、张弘、吕东亮、李梅及我围桌而坐，姿态轻松闲适，目光里散发着民主自由的光芒，叙述、阐释、交流、互动。感受往往是起点，理由才是中心。

十个人娓娓道来，周日午后的时光，在文学的气动中，形散而神不散……

多年以后，人们会淡忘掉《2014年度信阳散文》，或许会连同《2010年度信阳散文》，还有2011年、2012年、2013年度的信阳散文一起淡忘掉。但是作为编审的十个人是一定无法忘怀的，因为不仅众多的参选作品侵入这十个人的私密空间，以令人无法拒绝的力量与温情剥夺了大量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十个人每年在对两三百篇散文相看两不厌的阅读中，或欣赏，或品评，或欣慰，或纠结，或受益，或启迪，总能在日益泛起的个人文学中自觉地与信阳散文融为一体。

我一直以为，文字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一种缘分。像一对夫妻，两个人走到一起，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白头偕老，这岂不是缘分？有的夫妻中途分道扬镳，就是缘分已尽。所以，文字青睐于谁，或者说谁钟情于文字，那一定是缘分。识字的人不一定都写作，文学写作者与文字结缘，无需弄清其前世今生，那是一种深入骨髓融进血液的缘分。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一个便捷的通道找到为什么要写作最初始的答案。至于“写什么”“怎么写”，那是其后的问题。新疆有个李娟，普通又朴实的一个人，当一些文学评论家与一些文学理论研究者探寻其脱颖而出的缘由时，她坚持认为，她与文字有缘，她总以为若不热爱这些文字，冷落了或怠慢了这些文字，她感到每个夜晚都会有狼拍打门窗。

文字是神圣的。对文字的敬畏，可以使一个人内心安详宁静，可以使一个写作者写出抵达心灵和充满爱善的作品。我的一位朋友曾讲到父亲对他创作影响的一件事：“文革”时，他父亲用一挑子萝卜换来准备去买急需的盐与煤油的钱，买了一本在地摊上与老鼠药放在一起的书，这本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在与母亲的争辩中，父亲说：“这上头写的都是祖祖辈辈上的事，咋能跟老鼠药放在一起？”

只有认识到体会到文字的神圣，才能敬畏文字，文学写作者才不会也不愿随意写作，才能沿着文学的路径一直走下去，不停地探寻。即便是有时快有时慢，有时坦途有时崎岖，有时阳光有时风雨，但在浓厚博大的真诚中，一定能够引往心灵的家园，引入自己对社会、人生、生命的思考，甚或渐渐厘清浮世的表面，直逼社会和人性的真相。

让人们困惑的是，当下社会凡事皆热闹，太功利太浮躁，欲望太多，因缺少敬畏，很多人失去了思考的耐心，丧失了思考带给我们追求过程的享受。现在，究竟还有多少人在享受生命的过程？难道生活真的只剩下结果，人们都无暇再来顾及过程？

的确，单看公路，就有乡村公路、县乡公路、省道、国道、高速公路等。再看铁路，普客、普快、快速列车、特快、动车等，此时方兴未艾、风头正旺的是高速铁路，“快”似乎已经成为现代化唯一的标识，成为大众生活唯一的追求目标。

想想李白那年，坚拒玄宗的百般挽留，决绝淡出贵妃舞姿摇曳的视线，迎着初起的朝阳，走向长安城外……不久，便与自东向西、执意要入长安城的杜甫邂逅，在李白仰天大笑中，杜甫收起进城为官的念想，随李白踏上了徒步慢行的旅程。李杜结伴而行，游山玩水，不仅传为佳话，更是一路歌唱，沿途撒播下众多旷世绝句。

今天，我们又何尝不想如李杜之行？人常说，不登山，不知山高；不涉水，不知水深。不赏奇景，一定不知其绝妙。所以，慢走游行就是一个浓缩版的人生，美好、喜悦、刺激、艰苦、挫折、彷徨、成功、失败，凡是人生孤途上可能遇到的，在如此的行走中应有尽有。除了能够体验别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能在短暂的逃离中清晰地认识自己，继而更好地回归自我。可是，我们又怎能做到？又怎能有如此惬意？

公路、铁路求快，一晃而过，一切重在结果；李白、杜甫仰天大笑出走，缘在其中，乐在过程。现如今，二者欲兼得，实难遂心如愿。一方面，我们出门如履平地，车船劳顿之苦早已似云如烟销匿得无影无踪，从信阳去武汉40分钟，去郑州1小时10分钟，去北京也就是4小时，去广州4小时40分钟，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始发加停靠信阳东站的高铁近90趟，真是方便至极。无疑，物质使我们享受顺畅，享受结果。另一方面，无论是北上之路，还是南下之途，山峰、河流、奇花、异草、树林、村庄、炊烟、田野、飞禽、走兽、蛙叫、鸟鸣、南腔、北调、风俗、民情、逸闻、趣事、奇谈、怪论、遭遇、历险等齐刷刷地向我们身后倒去，根本来不及借景抒情、睹物思情、直抒胸臆。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无法经历，即使我们千万次地试图去经历，即使我们事后反复去求索，但人物与事物皆零碎而不完整，思考、意境、想象等亦多呈片断、不连贯，虽似曾相识，在脑海里却储存不起来，更谈不上积累。

树中情

史久爱

阳春三月，一对新婚夫妻在农家小院里栽下一棵泡桐树。几年后，小树长高了，葱郁的枝条相互攀援簇拥，成了小院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天，邻居家送一些自家树上结的桃子过来，两个儿子立刻争抢起来。事后，小儿子抹着口水问父亲：“爸爸，您为什么不也种一棵果树呢？那样每年我们都能吃到新鲜的果子了。”望着泡桐树那粗壮的枝干，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孩子，果树仅有几年的挂果期，而且长得慢。泡桐树就不同了，它生长快，材质好，用途大，更主要的是看到它愈加枝繁叶茂，我就像看到幼小的你们一天天成长、进步，就会很开心。”听此，两个孩子都不觉笑了。

又一年夏天，两个儿子为一件小事而吵了起来，母亲劝了半天他们依然“冷眼相向”。于是，母亲拉他们走到树下，笑着问：“你们知道这棵树为什么长这么茂密吗？因为满树的枝桠，也就是树妈妈的孩子们都很懂事，每天不吵不闹，互相扶持着，谦让着，一起快乐地成长！”哥哥像听出了妈妈的弦外之音，调皮地说：“妈，树妈妈的孩子也争吵，你看，风中的它们你打我一拳，我踹你一脚，和我们一样只是在嬉闹中成长呢！”说着挽起了弟弟的手，冲弟弟笑了。顿时，明媚的阳光在小院里铺展开来。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哥哥考上了大学，在一繁华的都市扎了根，落榜后的弟弟和邻村一姑娘结婚后，在镇上办了一个服装厂，生意还不错。只是，由于后来哥哥娶了一个富家小姐，骨子里就看不惯农村人，所以，常年不回家。而弟弟、弟媳更讨厌庸俗、市侩的城里人，两家几乎断了来往。哪也不想去的俩老人便独住小院，每天看着那棵已两人都搂不过来的参天大树，暗自落泪。因为他们感觉那枝与枝、叶与叶的距离愈来愈远了。

终于，在一个落叶的深秋，两位老人竟同时病倒了。当得知消息的儿子、儿媳带着孙子、孙女急匆匆赶来时，父亲已闭上了眼睛，而母亲只是在久久地凝望了一圈之后，对他们说：“孩子，我和你爸爸要走了，除了院里的那棵大树，也没啥留给你们。希望你们记着，即使你们长多大，走多远，根依然在这里，家依然在这里，就像那一树的枝桠，无论距离再远也都是树妈妈的孩子，你们永远是我的孩子，我愿你们两家能互帮互助、相亲相爱地生活……”

在父母的墓碑前，想起儿时两位老人在树下对自己的“教诲”，悔恨不已的兄弟俩长跪不起。

社长:钱长琨 值班负责人:姚广义(01、04、05、08版) 刘 翔(02、03、06、07版) 社址:河南省信阳市中山路47号 邮编:464000 记者部:6225000 办公室:6221395 读报纠错有奖:6227688 广告部:6263965 印刷:信阳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115003000001 零售价:1.00元